

醫生將針插進血管，眼見著一滴滴的鮮血漸漸地充滿針筒，而後再一滴滴地流進你的體內，我當時激動得握緊她的手，更哽咽地道著：「我一定要讓你懂得這份愛心，要讓你好好的報答她。」她却淒然地笑道：「只求文菁能諒解就好了」，接着她要求我守秘，怕你知道又會罵她假慈悲，你常常那樣的，過於思戀生母，連帶著對她不是冷漠便是嘲諷。我幾次看不慣難免勸她，你倒生氣的說我不能體諒你失去母親的痛苦，其實你捫心自問，近幾年來，你生病時，是誰照顧你的？你做惡夢驚叫時，是誰安慰你的？你衣服扣子掉了，是誰替你縫補的？你知道得很清楚，是她！是你！她給了你母愛，她為你盡了一切人母的責任，而你！你仍然在每年的母親節佩帶著白色康乃馨，你故意唱著「母親！你在何方？」來刺傷她，你令她內心淌血，還得在伯父面前說你很孝順她，你！你待她好不好不公平哦！尤其你受傷那夜，你失血蒼白，她捐血憔悴；你痛苦呻吟，她憂心如焚；那夜！那夜！我肯定她是發自内心在深愛著你，她不是人們口中所謂的「晚娘」「後母」那種人，文青吾友！這份親情，這份愛心，她怕引起你的不快，竟阻我告訴你！
如今！時機成熟了，你主動買了紅色康乃馨，你訕訕地附在我的耳邊輕語著：「六年來！我發現她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是出自真誠的，她令我再度嚥到母愛的溫暖，今年母親節我要為她唱「母親！你真偉大……」楞了一下，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沒聽錯話，又逼著你重複一遍，又看到你手中那朵含笑的紅花，我才相信你接受她了，呵！好友！等得我好苦啊！好不容易你才長大，好不容易我才可以吐露這個秘密！你雖不是她的親生女兒，其實你的體內早已有她的血液循環著，那麼，隔重肚皮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你早該叫她一聲「媽媽」。
今夜！告訴你這個秘密，我好快樂、好興奮哦！明天！期待明天早點來臨！即將是美好的一天。
(脫稿於母親節前夕)

寸草心

愛

母親的愛，

如夜空的星，

在無盡的黑夢裡；

點亮她璀璨的燈。

遊子的淚，

像浮雲的情，

在煦暖的藍天裡；

傾訴他寂寥的心。

多少辛酸經歷了——

多少困苦受遍了——

而母親的愛，

如恒古的月，

常新——常新。

寫於60年母親節

遠的，就看到山舉着山寺，紳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，飄着幾許瀟洒與寧靜。

難得到這兒來徜徉，且讓一切都淡入周遭的青翠裏忘却吧。天上的浮雲如夢，而夢苦難醒。時已是夏初了，天仍微有涼意；滿地的青草已綠得耀眼，那又是一個新生的一代了。

寺前一曲潺潺的清淺，陰柔而婉轉的，沒有波，也看不到瀉，充滿一片的寧靜與知足，比起那一瀉千里奔騰洶湧的陽剛壯闊，自另有一番的韻味與深意呢！

莊嚴的大雄寶殿前連着一排數不清的小石階，一步一句彌陀，聆木魚，然後，我將再來此駐足。因為，我將永遠忘不了這兒所給予我的一切一切。

歸途上，我頻頻回首，山寺仍綽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，飄着幾許瀟洒與寧靜。

山寺與山

陳

仔

